

前 言

一九六四年十月，正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我们伟大祖国建国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共山东省委召集我省各地一千九百多名貧农、下中农代表，在济南市举行了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会议。这是一件大事情。

会议上，貧农下中农代表们以自己在旧社会的亲身遭遇，从不同方面控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揭露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和屠杀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同时，代表们用今天亲眼看到的事实，热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赞扬了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的繁荣景象。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永远记住旧社会的阶级仇恨，永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貧农下中农代表们的这些忆苦思甜的家史和村史材料，是我们向广大青年、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我们选编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帮助读者懂得什么是阶级压迫和剥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和幸福，为什么要革命，从而更加激发革命意志，发扬革命传统，沿着革命化的道路，永远前进！

本书共选编九篇材料，其中有七篇是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会议上的，其余两篇是从别处选编的。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时间短促，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之处，希望读者阅读后，提出批评和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补充。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 九死一生..... 胡兆英(1)
- 人間地獄..... 王永汉(12)
- 出狗殯..... 閻季华(21)
- 深仇难忘..... 张繼增(25)
- 含泪忆家史..... 沙德美(32)
- 牢記階級仇..... 李玉花(38)
- 回忆对比 党比娘亲..... 刘玉秀(46)
- 藕灣头惨案..... 李存仁(52)
- 革命到底..... (60)

九死一生

·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 胡兆英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有仇有恨的苦孩子，在血和泪里泡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受的那些害，遭的那些罪，简直没法提了。我一家七口人，被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反革命分子残杀了六口，剩下我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差一点被他们杀害了。现在，我头上还留下一个拳头大的伤疤；从那时候得的“羊癫风”，每次犯病就昏过去。提起这血海深仇，我就悲愤难忍，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痛恨那罪恶的剥削制度！

逃荒十几年 土地被霸占

我娘家是莒县平柳河庄。解放前，我家祖孙三代受穷。爷爷从小要饭，给地主扛活，被折磨得生病死了。那时俺爹不满一岁，奶奶抱着爹逃荒要饭到了日照县。

旧社会到处是火坑，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到了日照县，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奶奶带着爹沿街讨饭，风里来，雨里去，流落颠波了十几个年头。冬天没的穿，就到野坟地里拾点死孩子衣裳穿。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口小破锅和一个黑碗，做饭就用这个黑碗当锅盖。爹二十一岁那年，日照县斜屋村有一家

姓刘的貧农，見爹忠厚老实，就招他做了养老女婿。这就是我的姥娘家。

爹在姥娘家，辛辛苦苦干了七、八年，还是穷得吃不上飯。这期间，娘已生下我們弟妹三个。在旧社会，穷人添人如添苦，人口一多，生活就更难熬了。我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爹和娘又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老家平柳河。过了两年，我和奶奶也从日照县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以后，我家已經七口人了：奶奶、爹、娘、弟弟、两个妹妹和我。日子过得更紧了。那时，我家的四分地（合市亩一亩二分地），早被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霸占去了。

胡德江、胡德河是平柳河的大恶霸，反动道会門“仙天道”的头子。胡德江的三儿胡长正当过汉奸，和当时的大汉奸朱新斋有勾結。胡德江、胡德河依仗权势，橫行霸道，胡作非为，是庄里的“站街虎”。

有一天，我爹向胡德江要地，这个恶霸把眼一瞪，指着我爹的鼻子說：“胡长清，你这穷鬼穷不起啦！你爹使了我的錢，这地早作价卖給我了。”我爹听了，又气又恨，就質問恶霸胡德江說：“你說我爹使了你的錢，有什么凭据？”恶霸拿不出凭据来。接着我爹又追問他：“你說把地卖給了你，为什么这地契还在我手里？”說着，我爹就从腰里掏出了地契。这个恶霸当着老少爷們的面，实在賴不过去了，就把这四分地退給俺了。誰知，这一要地，大祸就来了。

恶霸密謀下毒手 亲人五口丧性命

一九四一年秋天，高粱晒紅米了，家里穷得沒有一粒粮，一家老小靠吃野菜充飢。七月二十一日，我爹出門去了，弟弟妹妹餓得直哭。娘忍心不过，就到自己地里掐了几穗高粱来家做“糊粥”喝。两个恶霸誣賴我娘偷了他的高粱，就拿这个作借口，密謀杀害俺全家。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暗地里指使他的狗腿子胡德庆去下毒手。胡德庆在东北当过十二年里匪兵痞，杀人成性。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提着一个鏟头找到俺家里来了。一进门，碰到我娘二话沒說，抡起鏟头就朝她头上劈，娘看事不好，就往院子里跑。凶手急忙赶上去，又一鏟头，只听到俺娘“嗷”的一声，娘的头被劈成两半，倒在血泊里。在娘怀里吃奶的小妹妹，也被凶手摔在一旁。这时五岁的弟弟吓得哇哇地哭着扑过去找娘，这个狼心狗肺的凶手連五岁的孩子也不肯放过，赶上去双手捧着弟弟的脖子，恶狠狠地罵道：“去你媽的！”又把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我和奶奶吓得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这时候左邻右舍都在坡里干活，没人来救。凶手摔死了弟弟，又拾起鏟头奔我奶奶来了，朝我奶奶的头上又是几鏟，可怜她老人家的头也被劈得脑浆和鮮血都淌了出来。我哭着去拉奶奶，凶手又朝我头上砸了一鏟头。我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赤手空拳的妇女、孩子，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被恶霸凶手杀害了。

爹出門回来，看到一家人东倒西歪，血流滿地，奶奶、

娘、弟弟都死了。吃奶的小妹妹满身血糊糊的，我的头上正淌着血，只剩下了一口气。爹慌忙给我包了包，从院子里把我抱进屋里。六岁的二妹妹，当时不在家里，没有遭杀害。她从外边回家一看，朝着爹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哭着找奶奶、找娘。爹对着死去的亲人，心疼得象刀割一样，仇恨的怒火在他心里燃烧着。怎么办？打官司去！爹也知道旧社会穷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可是，不打又怎能忍下这口气呢！于是他就告到了当时的汉奸区公所。旧社会，汉奸、地主、恶霸一个鼻孔出气，哪里有穷人说理的地方！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用钱买通了伪官府，杀人凶手胡德庆跑到大汉奸朱新斋那里被保护起来了。结果，冤不能伸，仇不能报。这两个恶霸还是照样作恶，没有动着他们一根汗毛。在旧社会，穷人就是这样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啊！

后来，我的伤口化了脓，五、六年没有好。热天里，血和脓流在脸上，蛆从伤口爬到鼻子里，眼看我也活不成了。父亲和穷邻居们把我抬到纪家店子，求亲告友，才给治了治，总算活下来了。我的两个妹妹因为受了惊吓，连病带饿，不久也死去了。一家七口人死去了五口。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还是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遭胡德江、胡德河的陷害。晚上，父亲把我藏起来，有时躲到山沟里过夜。那时我只有九岁，生活逼得我担起家务担子，分担着父亲的忧愁。

家乡初解放 敌人夺“印把”

一九四五年，我的家乡解放了。父亲听说来了共产党八

路軍，高兴地叫着我的小名說：“小文啊，咱穷人的苦日子可熬到头了！等你长大了，我領你当八路軍去，再不受那些恶霸的欺侮啦！”不久，俺庄来了工作队，講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組織起了“农救会”。苦大仇深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参加了农救会，我头一回看到他脸上有了笑模样，話也多起来了。他常对我說：“咱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

父亲在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很快提高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民兵。

这些事，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們知道共产党来了沒有他們的好日子。我們也不会忘記被他們残害的阶级仇。于是，他們就千方百計地想鑽进来，把大权拿到手。

那时候，俺庄刚解放，对敌斗争还没有全面展开，阶级成分还不大清楚。“仙天道”分子商余就趁这个空子混入党內，当了村指导员；“仙天道”分子胡兆瑞当了公安員。印把子被坏分子夺去了。

这些人表面上伪装积极，甜言蜜語地靠近工作队干部，也喊“共产党万岁”，暗地里却和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勾結一起，打击陷害貧农。他們还想拉攏我父亲。父亲沒有上他們的当，一直和他們作斗争。当时庄里有个老貧农枚传吉，当过八路軍，复員来家后，看到他們吃喝嫖賭、为非作歹，就同他們作斗争，因此成了阶级敌人的眼中釘。到反奸訴苦的时候，这帮坏蛋就进行阴谋策划，借机斗争了枚传吉。当时

我父亲坚决反对，就質問他們：“枚传吉是老貧农，是复員軍人，为什么要斗争他？”坏蛋沒話回答，就污蔑枚传吉的弟弟偷了別人的东西。父亲把这事反映到区上，后来区里来人，經過調查，依照党紀国法，将有关人員进行了处理，选我父亲当了村指导員。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区里在任家口村召开了十五个村庄的群众訴苦大会，父亲在会上訴了苦，揭发了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罪行。这事，当天就传到了恶霸胡德江、胡德河的耳朵里。他們恨透了我父亲，想等我父亲一来家就把他治死。当天晚上，父亲开完訴苦会回来，到村团部去开门，誰知胡德江、胡德河和他的二儿胡长平早在村团部的廂所里隱藏好了。父亲刚要开门，三个凶手一下子窜出来，正要下毒手，被村里的人冲散了，才沒被害死。

恶霸怀恨在心 父亲惨遭杀害

这次暗害未成，恶霸們又派人来吓唬我父亲說：“你要小心点，要留点后路，要不，你就得死在‘进步’这两个字上。”我父亲沒听那一套，斬釘截鉄地回答他們說：“有党給我作主，就是死，我也要斗争到底！”父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組織貧农，斗争了这两个地主恶霸，分了他們霸占农民的土地、牲口和其他财产。

这时，俺庄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起来，地主恶霸坏蛋們时刻在进行阴谋报复。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父亲从“民兵联防”队部驻地西涝

坡来家刨花生，刚吃过晚饭，胡德江的四儿胡长德来找我父亲给他开个“路条”，说是第二天要去赶集。父亲真的相信了，就到村团部去给他开“路条”。谁知道，这一去，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等着。等到深夜，也没见父亲回来。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找父亲，找到村团部，屋门敞着，没有个人影。我又到庄外花生地里去找，还是没找着。

我一边哭，一边找。在路上，拾到了父亲的一只鞋。可是父亲哪里去了啊！一天，两天，三天……，我心里慌成一团。我一个人该怎么过日子？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啊！

过了不久，我接到一封用我父亲的名义写给本庄富农胡谨的信，上面还盖了我父亲的手戳。信上说我父亲携枪到高密投了国民党，住在高密“三义栈”，叫胡谨好好“照顾”我。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念给我听。我想：父亲常对我说，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怎么能投了国民党呢！我不相信。庄里一些穷兄弟爷们也不相信，他们说：“胡长清老辈子受穷，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绝不会走那条道！”这时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一伙反革命分子就在庄里散布谣言说：“胡长清带着公款和枪投了敌，已经从高密来信了。”

从这以后，他们就拿我当“伪军家属”看待。地主恶霸胡德河还不死心，晚上经常反穿着皮袄，蹲在俺家门口，想等我出门时把我砸死。我吓得早晨晚上不敢敲门。这个恶霸就借这机会把俺家的磨、秫秸、瓜干、被子等，都抢走了，想

把我活活餓死。恶霸胡德河来抬俺的磨的时候，我在屋里看见了，就喊着不叫他抬。狠毒的恶霸竟用扁担从窗框子里伸进来，狠狠地打了我几扁担。我挨打受吓，昏过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得了羊癫风，精神失常，隔些日子就犯一回病，一犯病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回，胡德江的三儿媳在街上碰到我，装出可怜我的样子，叫着我的小名说：“小文呀，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你爹心真狠，怎么能撇下你走了。到俺家来耍耍吧。”到了她家，又对我说：“你不是爱吃干饭吗？我做的小米绿豆干饭。”说着就给我盛上了一碗。当时我就想：人家说胡德江的三儿媳是个“女妖精”，菩萨嘴刀子心，对我怎么这样好呢？我接过碗来吃了一半，觉着有股恶味，就没有再吃。回家后昏迷不醒，躺了三天。原来是这个人面兽心的“女妖精”，在干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药死，只因为我吃的少，才没有药死。

这年除夕，我还盼着父亲能回家过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几斤麦子换了几斤面，准备父亲来家包饺子。这天晚上，我正在屋里和面，恶霸胡德河用一个炊帚蘸了屎从窗户投进我的面盆里，接着又用石头砸我，面盆也被砸碎了。地主恶霸就是这样迫害我啊！

我找不到父亲，整天担惊受怕，又没的吃，一个人经常在屋里哭。我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

后来，区人民政府觉察了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想杀害我，又看到了用我父亲名义写来的那封信，信上的发信地

点和邮戳对不起头来，知道这里头有鬼，就决定派工作组来俺庄进行调查。

血案真相大白 牢记阶级仇恨

一九四七年二月，区人民政府工作组到了俺庄。我见到了亲人。工作组的王大姐照顾我吃穿，时刻不离我身边，生怕再遭敌人的毒手。

工作组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地主恶霸胡德江、胡德河被斗以后，一直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想杀害我父亲。他二人和他的四个儿子，勾结了一伙坏蛋，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九月六日、九月十二日，就在胡德江家里开过三次会，密谋杀害我父亲。他们认为杀了我父亲，平柳河就没有人敢出头反对他们了，他们在平柳河就可以为非作歹。胡德江在他们的密谋会上说：“有咱就没有胡长清，有胡长清就没有咱，非杀他不可！”胡德河还说：“你们放心，打死胡长清，一点事都没有，打官司他都没有人了。”他们一条一条地商量了杀死我父亲的办法，有的去找我父亲开“路条”，有的去笼络监视积极分子，有的在村团部等着打。他们还发了誓：“谁要走漏了风声，就叫他和胡长清埋在一个坑里。”

就在十月二日那天晚上，恶霸胡德江、胡德河这伙反革命分子商量好了，趁我父亲来家刨花生这个机会下毒手。他们一面把积极分子笼络起来，派人去讲“三国”，一面叫胡德江的四儿胡长德去骗我父亲到村团部开“路条”。就在我父亲开“路条”的时候，胡长德遮着灯影，胡德河拿着一个铁锤偷偷

地进了屋，从背后朝我父亲就打了一铁锤。因为打得不准，没有打倒，父亲喊了一声，伸手就去摸自己的枪，想往外跑。这时，胡兆瑞在门口堵着，一下子把我父亲摟住，接着五、六个凶手一齐上来，铁锤、斧头、棍子乱打一阵，父亲被打昏了。凶手们用绳子把我父亲捆起来，吊在梁头上。胡德江的二儿媳妇、三儿媳妇都去了。凶手们带着刀，把我父亲的耳朵、鼻子和睾丸都割下来了。我父亲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割死了。害了我父亲，他们又在酒里滴上我父亲的鲜血，喝了“齐心酒”。当晚他们偷偷地把我父亲的尸首埋在下河里。

杀害我父亲后，他们拿到了我父亲的手戳，一面用我父亲的名义写了封假信，叫胡德江的大儿子胡长功带到日照县东关邮局发出，一面在庄里造谣惑众。他们又想出各种狠毒的法子，想把我害死，把俺一家人斩尽杀绝。

可是，解放后是穷人的天下！他们一手遮不过天来，他们做的坏事终究瞒不过群众，瞒不过共产党。

三月二十五日那天，工作组的毕同志一早就去叫我，他告诉我：“小文，你父亲被杀的案件查清了，害死你父亲的凶手都逮捕了。现在咱们就去扒你父亲的尸首。”我跟着毕同志到了下河滩，尸首扒出来一看，还使猪毛捆绑着，鼻子、耳朵都没有了。看到父亲死的惨状，我心里象插上了万把钢刀，难受的嚎啕大哭起来。我想到父亲受了半辈子苦，刚直起腰来，就叫那万恶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害死了。我越想越难过，越哭越厉害，在场的叔叔大爷们也都哭起来了。

反革命分子、地主惡霸胡德江、胡德河和他們的四個兒子等七名凶犯，被人民政府逮捕，當場槍決了。凶犯胡兆瑞當時逃跑了，一九五三年也被我政府逮捕歸案，判處了無期徒刑。

共產黨給我報了三輩子的血海深仇。只有黨和毛主席才是我的親人，沒有共產黨，我早就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了。從那以後，黨一直派王大姐、盧大姐帶着我，直到把我帶大，出了嫁，才放下心。現在我已經有了五個孩子，也是七口人的家了，可是比我奶奶、爹、娘那時的七口人的家，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和我丈夫在舊社會都是一棵藤上的苦瓜。俺們常說，要教育子孫后代，永遠不忘過去的階級苦，永遠不忘階級鬥爭。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參加了山東省貧農下中農代表會議。我從心里感到高興和光榮。在濟南，我向許多工人和幹部訴說了我家的血淚史；回莒縣以後，又向機關幹部和學校學生訴說了我家的血淚史。在舊社會，我這個被地主惡霸的刀按在脖子上的苦孩子，今天能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成了貧農下中農的代表，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當家人，讓我在許多大會上控訴過去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都能知道貧苦農民在舊社會所受的殺害和悲慘遭遇，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過去的深仇大恨，要永遠跟着共產黨和毛主席走，把革命進行到底！要堅決同一切階級敵人作鬥爭，搞好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

人間地獄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王永汉

旧社会的农村，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獄。我們貧苦农民成年累月被地主階級踩在脚下，不得翻身。我今年六十五岁，在那个人間地獄里，整整熬了四十三年。所受的苦，真是几天几夜也訴不完！

父亲死无葬身地 我年九岁陷地獄

我是荷澤县高庄公社高庄集人。解放前，俺家祖孙四輩給地主扛活。我記事时，全家七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在地主家的一間小柴禾屋里。爹給刘家地主干活，劳累得生了重病，比豺狼还狠的地主，怕爹死在他家里，就把俺全家人从小柴禾屋里赶了出来。一家人无处存身，东奔西跑。以后穷兄弟爷們帮助，盖起一个小草棚住着。到了冬天，大雪封門，一家老小冻得縮成一团。全家人餓得面黃肌瘦。

爹看着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对娘說：“我还是出去扛活掙点吃的吧！”娘哭着劝爹說：“你一身病，怎么能再去受地主的折磨啊！”爹含着眼泪搖了搖頭說：“穷人哪能顧得这些，明明是座刀山也得往上爬啊！”过了不几天，爹就到一戶姓楊的地主家里扛活去了。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世上的地主一樣狠。爹在地主家里，勞累折磨，不得溫飽，病更重了，又被趕出門來。不久，爹就死在這地主的“刀山”上。爹死以後，連個葬身的地方都沒有。娘領着俺兄妹們去求告地主，狠心的地主罵着說：“我這地里沒有埋死鬼的地方！”把俺娘兒幾個轟出大門。在那個吃人的社會里，窮人的處境就是這樣的悲慘。活着沒有出路，死了，還沒有葬身之地啊！

自從爹死以後，我整天跟着娘要飯吃。那時，窮人吃的不如地主家的狗。有一次，我餓得心慌眼花，就到地主家的狗食盆里挖了點狗食吃。地主發現了，喚出狗來咬我。那惡狗張牙咧嘴撲過來，咬得我兩腿鮮血直流。這樣的窮日子，娘實在沒有法子好想。我九歲那年，一天，村里的大烟鬼高克明突然來到俺家。他花言巧語地对娘說：“高庄集有個趙師爺，是個有名的財主，就是缺個支使小。你孩子要是去，受不了苦，遭不了罪。”娘被他說得沒了主張，就摸着我的頭，流着眼淚說：“孩子，這苦日子難熬啊，你到趙家混碗飯吃吧！”我一听要離開娘，一頭撲到娘懷里，哭着說：“我不去，跟娘餓死也願意。”娘萬般無奈，最後還是領着我跟隨大烟鬼高克明來到趙家。

這趙師爺，外號叫“趙閻王”。這個人一臉橫肉，兩隻狼眼，凶惡得很。他在黃河碼頭上當過“師爺”，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在高庄集一帶霸占了一片土地。我和娘一到他家，趙閻王立刻指使狗腿子蘭二拿出筆墨硯台，寫了一張“賣身契”，上寫着我終身賣給趙閻王，身價五百銅錢。娘一听要她

卖儿子，忙哭着摇手说：“我不能卖我的亲骨肉！”狗腿子兰二，上去一把抓住娘的手，在卖身契上按了个手印。火烟鬼高克明，从地主手中接过铜钱，偷偷拿出二百铜钱，把剩下的三百铜钱塞到娘怀里就溜走了。我和娘抱在一起，哭天嚎地。赵阎王横眉竖眼指着我娘说：“这里不是发丧的地方！”一脚把娘踢倒在地上。狗腿子兰二从娘手里夺过我去，用胳膊夹着拖进门里，砰的声关上了黑大门。从此，我就陷入了人间地狱。

泻肚夹脚痛难忍 披麻戴孝跪灵堂

赵阎王这个恶霸地主，在我到他家之前，就有个穷人家的女孩子被他活活地折磨死了。我一踏进他家门槛，就做了他的奴隶。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扫地、倒水、擦烟灯、端屎盆、提尿壶，直忙到深更半夜才睡下。我从小跟娘要饭，吃糠菜撑了个大肚子；跑路多脚底板长的宽。赵阎王嫌不好看，说给他赵家门第丢脸，叫我每天喝薺薺菜水泻肚子，并用三块木板做成木鞋，叫我穿着夹脚。肚子饿得难受，脚夹得钻心痛。我一天天地瘦下去，直瘦得三根筋挑着个头，走起路来两只脚跳嗒着走，赵阎王还是逼我喝薺薺菜水，穿夹板鞋。稍有反抗，他使用皮鞭打。我身上被打得青伤压红伤，沒一块好地方。

赵阎王常常伸着大拇指对人夸耀，说：“姓赵的是天下百姓第一家。”所以，到他家的人，都得学着念几句“百家姓”。有一天，他抽完了大烟，教我念“百家姓”。我一见他的面就吓得浑身打哆嗦，哪还能记得住他教给的字呢。他教一

句，我忘一句。背不上来，他就拿大烟枪打我的头，我满头被打得疙瘩连疙瘩，也不敢吭一声。他给我起了个奴隶名字，叫“小来顺”。有一次，他忽然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小来顺，‘化子’好还是‘公子’好？”我以为他是指花瓶上的花好不好看，就随口答道：“花子好。”赵阎王一听，顿时大怒，他瞪着那双狼眼，恶狠狠地骂道：“你这臭婊子养的，没有出息的东西！”说着就顺手拿起樟木条，照我头上乱打一陣，打得我蒙头转向，也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次，赵阎王浇花，他自己不小心，把水洒到脚上，也拿我出气，骂我是“丧門星”，把他“丧”的百事不如意，用带刺的劈柴打得我血流满面。

有一年，赵阎王的一个十来岁的闺女死了，要和地主李清芳的死儿子结“阴亲”。“富人办丧，穷人遭殃”，赵阎王硬逼着我给他闺女披麻戴孝，跪守灵堂，哭“姑姑”。我哭不出眼泪来，他就把我按倒地上，抹了我两眼芥末面，辣的我两眼疼痛，不住流泪。第二天，一双眼睛肿得象铜铃一样。

逃出地獄难 毒打晒“人杆”

赵阎王家的罪，我实在受不了，便想逃跑。一天，我刚刚逃到門口，就被狗腿子兰二发现。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拉回去了。狠毒的赵阎王把我吊在門柱上，抡起馬鞭子，沒头沒脸地毒打了我一頓。打完了还不甘心，一松繩子又把我从門柱子上摔了下来，跌得我鼻子口里窜血，昏了过去。

夜里，我苏醒过来，周身疼痛，就想：逃，逃不掉，死，死不了。还有穷人的活路嗎？难道就这样等着折磨死

嗎？不！不能！反正是个死，能逃出去餓死，也不能在这地獄里折磨死。我还是要逃跑。一天，赵閻王騎着馬和狗腿子一块出去了，我看家里没人，就爬树跳牆逃了出去。本应向西北跑，誰知迷失了方向，向东跑开了。正巧赵閻王騎着馬看庄稼，和他碰了个对面。他一看是我，就打着馬追赶过来。我看事不好，一头鑽进谷地里。当时，正是大热的中伏天，谷子长得齐腰高，我光着身子，谷叶子拉得我渾身血糊糊的。一个孩子怎能跑得过馬呢！跑来跑去，結果又被赵閻王捉住了。这次，一进門，赵閻王就用鉄鏈子鎖住我的脖子，挂在树上，把我的一条腿也綁在树上。我低不下头，弯不下腰，只有一条腿着地。在火毒的太阳下，晒我的“人杆子”。我被晒得滿身汗淪，口干舌焦，头暈眼花，全身晒起一层黑皮。夜晚，他又把我推进地窖里，和兔子一块睡覺，还不准給飯吃。一連二十几天，把我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幸亏給赵閻王家做飯的刘大娘，每天偷偷送給我两碗小米湯喝，才沒有餓死。

“閻王”心狠毒 刀割我身肉

俗話說：“越穷越苦，越富越毒。”赵閻王知道我对他怀恨在心，就又設下害死我的鬼圈套。一天，狗腿子兰二假情假义地問我：“赵师爷对你这样狠，你恨不恨他！”我心里早就恨透了他，可是嘴里不敢說，便搖了搖頭。他又追問說：“要是我把他按倒地上，你敢不敢打他。”我还是搖搖頭不敢吱声。狗腿子見用軟法子探不出我的真心話来，就威胁說：

“你要不敢打，我揍死你！”我被逼无奈，只好說了声：“敢。”誰知，赵閻王早就蹲在門外偷听了。他一听我說了个“敢”，就忽地闖进来，大声罵道：“狗杂种，胆大包天，你还敢打我！好，叫你尝尝爷爷的厉害！”我一看惹下祸了，吓得趴到床底下。赵閻王和狗腿子兰二扯着两腿，把我拖出来。接着，兰二把我倒背着双手捆了起来，叫我双膝跪在一块砖上。人面兽心的赵閻王找出一把牛耳短刀，递给兰二，叫他磨快，又支起一口小油鍋。他抽足了大烟，見油鍋烧开了，吆喝了一声，叫兰二把刀拿过来。他瞪了瞪狼眼，恶狠狠地呲着牙說：“今天我要零刀子旋你！”他拿着閃閃发光的短刀，在我眼前晃了几下子，照我胳膊上就割下一块肉来，丢到油鍋里炸，逼問我說敢不敢打他，我疼得渾身打顫，說不出話来。赵閻王見我不說話，又用筷子夹着这块人肉叫我吃。我不吃，也不回答。他又割了我一块肉，丢到油鍋里。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着滾滾的油鍋和这个吃人的赵閻王，咬着牙，忍着痛，把仇恨咽在肚子里，直到他們把我折腾得不省人事，也沒說一句熊話。

等我苏醒过来，已經躺在地窖里了。一睜眼，只見做飯的刘大娘，正坐在我身旁流眼泪。她一面抽泣着，一面用白面把我的伤口糊上。我的胳膊肿疼得厉害，渾身发烧，一連好几天昏昏沉沉。狗腿子兰二看我起不来身，又从地窖里拖出我来，臭罵說：“你再不干活，就割你第二茬！”地主阶级和他的爪牙就是这样的残忍！

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娘听說我在赵家受折磨，有

一天要飯走到大門口，想进去看看我。赵閻王不准她进大門，还罵着說：“活是我家人，死是你家鬼，人沒死你这臭娘們来干啥！”娘苦苦哀求要看我，赵閻王鬼脸怒变，拿起竹竿毒打了娘一頓。我听到娘的哭声，就拚命往外跑，赵閻王狠狠地关上了大門。娘在外面哭，我在門里喊。娘哭儿，儿喊娘，哭喊凄惨。狼性的赵閻王又掏出短刀朝我腿上一擦，說：“不准哭娘，再哭娘就剝你的皮！”

打这以后，我更下决心要逃出地獄。有一天，趁赵閻王不在家，邻居李大娘帮我爬墙逃出赵家，給我指路逃出了虎口。

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那种年月，穷苦人任你走遍天涯海角，也得受罪。我从赵閻王家逃出后，娘怕他找上来，就带着我和哥哥、二姐、妹妹，背井离乡，往陝西逃去。路上一家人拖着枯瘦的骨架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了两个多月，才来到了陝西蒲城县。在蒲城，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娘不得不忍着心疼，先后把二姐和妹妹卖給了人家，弄了几个錢，租了个窑洞住下来。

我十八岁那年，因生活所迫，又独自下了洛阳。托亲拜友，到一家酱园当学徒。掌柜的姓李，一肚子黑心腸，光知盘剝工人。我們工人每天起五更熬半夜，挑水、腌菜、上磨、下磨……。一年三百六十天，累死累活，还掙不出吃穿来。学徒学到三年头上，才要掙点工錢了，酱园忽然起了火，黑心的掌柜，撇下工人，带着家产偷偷地溜了。工人一文錢也沒捞着，还把鋪盖給烧光了。

在洛阳生活不下去，我又沿途要飯回到陝西。那里的生活更苦，一家人都要飯。沒法，娘、哥哥和我又要着飯回到了老家。家乡还是地主的天下。我和哥哥給地主刘文明扛活，年老的娘給他家当佣人。不久，娘和哥哥就死去了。哥哥死的那年是五十三岁。他从十三岁就給地主扛活，打了一辈子光棍，直到死連个大号也沒有。我那可怜的娘，她老人家，一辈子沒吃上一頓飽飯，沒穿上一件新衣裳。二姐在陝西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卖了一个孩子当盘費，回了老家，不几年也餓死了。万恶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害得俺全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每当想起这血泪史，就恨得青筋暴起，怒火烧心。

翻身得解放 不忘共产党

一九四二年，家乡第一次解放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党打游击，当了联络员。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我们广大貧苦农民翻了身。公社化后，我担任了大队治保主任。党經常教育我，不要忘記阶级斗争，我記住了党的話。在一九六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揭发了本村反动富农的阴谋倒算和破坏活动。集体就是我的家，维护集体利益是我的职责。一九六四年夏季，天要来雨了，我积极組織社員将場上的全部麦子垛起来。垛好以后，接着就下起連阴大雨一个多月，全队的两万多斤麦子沒受損失。

一九六三年，我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参加管理国家大

事。真沒想到，我这个在旧社会被踩在脚底下的人，今天能同劳动人民一起当家做了主人。一九六四年，我又当选为貧农下中农代表，出席了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我們貧农下中农代表还被邀請参加了省和济南市的国庆十五周年观礼。站在观礼台上，看到人民的欢乐情景，我感动得流下了喜悅的眼泪。今天我能当上人民代表和貧农下中农代表，得到这样的荣誉，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的。我常常对俺老伴說：“沒有党和毛主席，就沒有咱穷人的今天！”吃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我要永远听党的話，紧紧和貧农下中农团結在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出 狗 殯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會議代表 閻季华

旧社会，穷人的命不如地主的一只狗。在那个世道里，地主的狗死了，硬逼咱穷人抵命，还要給狗出殯。地主阶级真是恶狼毒蛇啊！

我今年七十岁了，家住在蓬莱县刘家沟公社安香店大队。娘家爹媽是从栖霞逃荒来到蓬莱的。解放前，一天好日子也沒有过。我小的时候，就跟媽去要飯吃。一天，被財主的狗咬了腿，沒錢治，就用泥糊，用树皮貼，越貼越烂，伤口化了脓，还得一瘸一歪地去要飯。要回来的一些冷干粮，我和媽都舍不得吃，除了給弟弟、妹妹吃点外，就送到在山里干活的爹爹吃。就这样，要一口吃一口，一直到十七岁。十七岁那年，我嫁給了于振財。

婆家也很穷，房无一間，地无一壠。結婚的头几年，振財还年青，靠打短工、当瓦工，好歹还能掙口吃的。后来，有了孩子，日子就过得更累了。实在沒有办法，就租了地主二亩涝碱地种着。俗話說：一亩园十亩田。一家人合計着就种上了大白菜。白菜长得很好，可是一連几夜不知叫什么給扒了，扒得乱七八糟的。眼看要收成的东西，被糟踏得那样，怎能不心疼。振財就在晚上到菜地里去看着，这才发现

是狗扒了白菜。他一生气，就去借了支土枪，把狗打死了。这一下子可闯下了塌天大祸。

那只狗是地主吳道賢的。他知道狗是振財打死的，当天晚上就气凶凶地拿着鉄鎖鏈子找到門上来了。对俺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叫振財給狗偿命，一是叫振財带着鎖鏈子当狗給地主家看門。振財一看惹下了祸，就逃跑了，孩子吓得直哭。乡亲们都说情，好话说了八千六，地主寸步不讓。后来，地主又硬逼着叫把振財找回来，給狗出殯。振財被逼无奈，求爷爷告奶奶，借錢买木头，給狗做了口棺材。这时狗肉早叫財主家的伙計們煮着吃了，就把剩下的狗骨头，装进棺材里，逼着振財“披麻戴孝”，給狗出了殯。

在旧社会，穷人的命运就这样的悲惨，真是人不如狗啊！出了一場狗殯落下了一身飢荒。振財从此气得生了病。病一天天加重，可又沒錢治病。实在沒有办法，就把二閨女卖給了刘家沟，卖了二斗高粱。就在閨女出嫁的头一天，病了一年多的振財忽然死了。这陣子，又要办婚事，又要办丧事，心就象刀絞一样，坐立不安。把閨女送到她大娘家准备出嫁，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說：“爹死的屈呀！要衣裳沒衣裳，要棺材沒棺材，把我这双袜子給爹穿上吧。”女儿說着就把出嫁穿的袜子脫下来，自己光着个脚到了婆家。穷哥們憤憤不平地說：“地主的狗死了有棺材，穷人死了还不如地主的一只狗！”后来，大伙湊錢，好歹买了一口棺材，把振財殯葬了。

振財死的那一年，我才三十九岁。他一死，我就拉着孩

子要飯，东要一口，西要一口，日子过得更苦了。过一天就象过一年一样，一到夜里，躺在炕上就想：“今日是活过来了，明日还能活到天黑嗎？”大儿子长到十来岁了，穷得上不起学，人家嫌穿得太破烂，嫌俺納不起学费。孩子在街上玩，还挨地主儿子的打，整天价打得沒处躲沒处藏的。

大人受欺侮，孩子挨打，穷人真是难以容身啊。有一年腊月三十日，我因为过不去年，硬着头皮到恶霸地主刘春臣家，借了二升高粱，弄下了一笔冤枉債，还也还不清。第二年秋天，穷人都忙着拾把草好过冬。恶霸老婆打发孩子来叫我，說：“俺媽說，你借俺那二升粮不要了，叫你帮俺去扒苞米皮。”他家的苞米堆得象山一样，就靠我一个人，扒了十几天才扒出来了。隔了不几天，他的孩子又来了：“俺媽說，你借的那二升粮不要了，叫你去給俺剥苞米粒。”以后，又来叫了好几回去干别的活。就这样，借了人家二升粮，人家就使唤起来沒个完。如今，我把这些事說給媳妇、孙子們听，他們說：“这是熊人，你不好不去！”天哪！那时穷人的命在財主人的手里攥着，連口粗气都不敢喘，哪敢不去。走路迈大了步不行，迈小了步也不行。再說地主刘函臣，他儿子从外面回来，硬逼着我到他家洗好几天脏衣裳，累得我腰疼胳膊酸，不去就要給扒房子！这是多么欺人，多么霸道啊！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真是天上地下。一九四六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把我救出苦海，走上了光明大道。現在，大儿子在人民銀行工作，二儿子在輪船上工作，三儿子当生产队长。三个儿子都是人民的干部了，都在为人民服

务。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常想：俺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是听党的話，跟毛主席走，好起来的。党和毛主席是俺的救命恩人，人民公社就是俺的家。我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过去的苦，永远听党的話，听毛主席的話，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

深仇难忘

莒县南坊公社张家庄生产队贫农社员 张继增

提起旧社会，我就悲愤难忍。我与旧社会有着杀亲大仇！三十多年前，我家四口人被残杀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活生生的在我眼前。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豺狼当道，官官相护，他们只许财主行凶，不许穷人告状。俺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今天，咱们劳动人民坐了江山，当家做了主人。我要控诉那杀人的强盗！控诉那满手鲜血的恶霸地主！控诉那为地主阶级效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四虎”欺穷人 哥俩被杀害

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三亩九分山岭薄地。父亲、叔叔和大爷一年到头靠扛活、要饭过穷日子。俺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叫张仁，二儿叫张采。这两个哥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恶霸地主杀害了。

一九二七年，张仁哥家打了几升麦子，没舍得吃，便做成水饺卖，想赚点麸皮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哪知，破屋偏遇连阴雨，他这小买卖被俺村恶霸地主王立俊瞅上了。

恶霸地主王立俊，兄弟四个，人称“四只虎”。他家有五十多亩好地，三十多亩山场，雇着长工，做着买卖。他的表

叔、表兄是当地国民党区长和区中队长。他仗着有錢有勢，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欺压穷人。自从张仁哥卖水餃那天起，恶霸地主王立俊就三日两头去吃，光吃不拿錢，叫記着賬。张仁哥这小买卖，本小利短，沒有多久，就叫他吃得干不下去了。有一次“山会”上，张仁哥壮了壮胆子向他要賬。恶霸地主王立俊把臉一翻，罵道：“穷小子，你瞪起眼来看看，凭着我吃水餃能不給錢！”抓起“交杈子”朝张仁哥头上就打，直打得张仁哥头破血流，昏了过去。张仁哥苏醒过来，觉得滿肚子委屈，无处伸訴，就在这天晚上，到王立俊場园的一棵树上吊死了。接着，他們又要杀害二哥张采。

王立俊的繼父王彦曾托二哥张采作保借了一笔錢，有一天，二哥向王立俊要这笔錢，王立俊翻臉不認賬，反而喊出“四只虎”把张采哥打死了。父亲和叔叔忍无可忍，就抬着死去的张采哥，到葛县城去打官司。恶霸地主看事不好，就串通本村大地主樂清春和訟棍李安出来“說和”。这两个家伙，連逼迫带威胁，說什么“惊动官府沒有你的便宜！官府里向活的不向死的！”想給一口薄皮棺材了事。父亲和叔叔不答应，他們就吓唬說：“你要是去打官司，你們俩也活不成！”就这样，父亲和叔叔含泪忍恨，把张采哥的尸首埋葬了。

一年零两个月的時間，张仁、张采哥哥两条人命，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这是恶霸地主王立俊欠下我家的第一笔血債。

血迹未干仇未报 父亲叔叔又遭杀

父亲和叔叔看見我的两个哥哥被杀害，告状不成，仇不

能报，就把仇恨埋在心里，想等待有朝一日再报这血海深仇！哪知，王立俊这个狼心狗肺的大恶霸早有戒备。为了“灭絕后患”，这个杀人魔王竟下了“斬草除根”的毒手。

在张采哥死后半年多，也就是一九二九年六月，王立俊到国民党区公所誣告我父亲和叔叔是“土匪”，并暗暗和他的表叔杜子云（国民党区长）和表兄紀仁斋（国民党区中队长）說：“一定要治死他們！要死的，不要活的！”

六月十八日，天还没亮，紀仁斋就带着兵包围了我家。父亲被抓走了。这伙匪徒先把父亲的脚腕骨砸碎了，又吊在村头一棵树上，疯狂地毒打一頓，然后朝着父亲胸口打了一枪。子弹穿透心窝，鮮血淌了一地。这年，我十一岁，弟弟才八岁，娘儿三个一看我父亲死的惨状，放声大哭起来。叔叔听见父亲被杀，光着身子跑了出来，对匪徒們說：“他是好人！”一句話沒說完，匪徒們又朝着叔叔的肚子打了一枪，腸子淌了出来。叔叔拖着腸子，藏到邻居家的床底下。匪徒們又追上去，用繩子套着叔叔的脖子，把他拖到父亲尸体跟前。残无人性的匪徒，当着我們母子的面，用鋤刀把叔叔的头鋤了下来！用枪探子把俺娘打得遍体鳞伤。临走时，又朝俺娘头上打了一枪。幸亏娘的头骨沒伤着，沒有死。

这伙比狼还狠的野兽，行凶以后，又把叔叔的头带去“报功請賞”；还把恶霸地主王立俊的两支枪带去，作为父亲和叔叔当“土匪”的“証据”。处处为恶霸地主效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竟不問青紅皂白，把叔叔的头挂在莒县城門上“示众”。劊子手杜子云和紀仁斋匪徒們就这样横行霸道。看！

那个世道有多么不平，有多么残忍！有多少阶级弟兄象我一样，被这些杀人魔王夺去了亲人的生命啊！

五次上告冤沉海 地主官府同窝狼

父亲、叔叔被残害后，俺娘没有被吓倒。娘擦干了眼泪，对我說：“孩子，这血，这仇，咱要报！就是卖地卖土、逃荒要飯，咱也要喊冤告状！”可是娘哪里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地主恶霸的代表，他們和国民党区长、队长都是一个窝里的狼，都是压迫我們穷苦农民的反动派啊！

俺娘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三亩九分地和一些破旧家具，就領着我和弟弟，一次两次地到莒县县衙門告状。狗县官受了杀人凶犯杜子云、紀仁斋和王立俊的賄賂，不但不受理这场官司，反而誣蔑俺爹是“土匪”，罵俺娘是“土匪娘們”，把俺母子轟出衙門。娘告状不准，喊冤不成，連哭带气，眼都几乎要瞎了。

这年八月，听街坊邻居說，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来莒县。娘又領俺兄弟俩来到县城，不顧反动警察的阻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街上一連等了两天。第二天中午，这位国民党省主席来了。俺娘儿仨就拦路喊冤告状。又等了一天，才传俺娘去过堂。在堂上，娘哭訴了爹爹、叔叔和两个哥哥被残害的事实，国民党省主席装腔作势地說：“把杀人凶手杜子云、紀仁斋、王立俊押起来。”起初，娘以为这回可有了报仇雪恨的日子了。哪知，这个和杀人凶手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国民党省主席，只不过是在娘的理正詞严地控訴下玩弄了一个騙

局。过了不多日子，杀人凶手就全都放了。娘得知后，就去县衙門質問，結果被打了一頓，还押了两天。

三告不准，娘滿肚子冤气。她哭着对我說：“孩子，咱就是一指地不留，也得去告状！”娘又把叔叔家仅有的二亩地卖掉，带着我和弟弟，一路上討飯来到临沂。到临沂告状不成，又上济南，結果还是不成。一連好几个月，俺娘儿三个，告到哪里，那里的狗官就把我們赶出来。俺家这杀亲冤案就如同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

流落外乡受苦难 翻身解放見晴天

打了一年多官司，全部家产都折騰光了，家里穷得吃沒吃的，穿沒穿的。恶霸地主象餓狼一样瞅着我們，恨不得把俺全家人都吃掉。在家沒法过了，娘又領着俺兄弟俩，流落到日照县。在日照俺母子三人，夜宿屋簷門旁，日求残湯冷飯，孤苦伶仃，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过着悲慘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我們从日照回到老家。这年，日本鬼子在紀家店子安了据点。杀人凶手紀仁斋，又当上了汉奸区保安团长。恶霸地主王立俊，更加猖狂了。他又想拿俺兄弟俩开刀，并威胁說：“狗杂种，你別想露头，露头就把你們抹死！”俺娘吓得夜里不敢睡觉。一天，娘把我叫到跟前說：“这狼窝住不得……”娘一句話沒說完，眼泪就簌簌地滾下来。她抽泣了一会，对我說：“孩子，你快走吧，先到外面躲躲，別忘了給你爹、給你叔报仇！”“不会忘，娘……”我哽咽得說不出話来。娘和我对哭了一陣，就分別了。这年我二十岁，从

家里出来，就逃到了东北。在日本鬼子統治下，我在东北做苦工、卖大力，整整熬了三年。

一九四三年，我从东北回了家。第二年，八路军来到张家庄，我們貧苦农民抬起了头，拨开烏云見了晴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領導我們貧雇农成立了“农救会”。我弟弟当了农救会长，我担任村自卫团长。一九四五年，向地主、恶霸开展了斗争，斗倒了王家“四只虎”，分到了土地和房屋。杀人凶手杜子云、紀仁斋和王立俊都先后被人民政府逮捕依法处理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永远摆脱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现在我拿着队里的活就当成自己的活来干，我会点木匠活，每到春耕秋种季节，就主动修理农具，犁耩耙耨，准备得停停当当的，促进了生产。

在旧社会，穷人病了死了没人管。现在，人民政府照顾得可好了。一九六三年腊月二十四，我的胃病忽然发作，胃里出血，病得很厉害，卫生所給我打針吃藥，把我抢救过来了。全部藥費，政府給报銷了。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真不知說什么好。过去我和弟弟一个大字不識，是睜眼瞎，現在我們有四个孩子上学了。过去我家被杀害得剩下了三口人，現在我和弟弟都有儿有女，已經是十多口人的家庭了。我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貢獻着自己的力量。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們的幸福。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沒有我們这一家人。母亲今年七十一岁了，她身子很壮实，从她脸上再也看不到当

年那悲痛的苦样子了。她老人家常常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别忘了过去的苦！”是的，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牢记过去的血泪仇，永远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含泪忆家史

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 沙德美

地主心狠毒 穷人苦断肠

我老家是五莲县罗家丰台村，祖辈上就地无一垧，房无一间，靠给地主看山岚度日。我记事的时候，祖母就给本村地主丁云安当佣人，父亲和大哥给地主扛活，娘领着我姊妹们要饭。

好年景，还能要到点吃的；孬年景，就要不上吃的。我十岁那年，遇上了灾荒，什么也要不着，光挖野菜、摘树叶，用清水煮着吃。吃的时间长了，全家人浑身肿的都走不动了。眼看着一家人都要活活的饿死，没办法，我娘就狠心把三岁的妹妹送给了人家，祖母又把我带到地主丁云安家里当了“丫头”。

我才是个十岁的女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能干什么呢？可是到了地主家里，什么活都得干，推磨，压碾，烧火做饭，洗衣裳，扫院子，还要伺候地主婆子，给她装烟，擦院，端尿盆。有一次半夜里地主婆子自己把尿盆弄倒了，尿撒在铺上，她反倒抓着我杀气，摸起根棍子就来打我，把我的头打肿了，腿也打瘸了。伺候地主婆子还不算，还要伺候地主儿子。夏天，他们睡了觉，我还得在蚊帐外边给他们搨着。地

主儿子还经常拿我当驴骑着玩，一手抓着我的辮子，一手拿着棍子，嘴里直喊着“嘟嘟！小驴快走。”有一次，地主儿子从我背上摔下来，地主婆子用烟袋锅劈头盖脸照我就打，打了还不让哭，还不给饭吃。穷人家的闺女给地主当了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灾祸当头。到地主家第二年的正月里，有一天早晨，我给地主送蛋茶，不留心被门槛绊倒，把碗摔了，地主婆子一见就“火了”，拿起棍子就打，祖母过来替我求情，地主婆子还是一个劲地打，一直打得我不省人事。最后地主又把我和祖母一块赶了出来。

我和祖母回了家，日子更是没法过。我爹又领着全家老少逃荒要饭到了红泥崖。这村有个姓陈的大地主，见我爹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就花言巧语的叫我爹到他家当了长工，说准了到秋后给一斗黄豆、一斗籽子的工钱。我娘还是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到处要饭。谁知道收拾完了庄稼，这个黑心的地主，不仅没给俺这二斗粮，反而又设下了害人的圈套。有一天，他故意撒了一地籽子，我爹下地干活回来一看，籽子撒了满地，就好心好意地赶快去扫。这时，地主提着画眉笼子，拄着文明棍也闯进来了，一进门就呲牙瞪眼地说：“沙文信，你怎么给我把籽子撒在地上！是想偷粮食，还是想故意糟踏我的粮食！”我爹刚想开口辩解，他就举起文明棍朝我爹头上没头没脑地打，一直打得我爹昏了过去才算完。我爹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不但一粒粮食没见，还白白地挨了一顿棍子，被地主赶出来了。我爹难受的蹲在大街上，把俺姊妹们拉在怀里流着眼泪说：“孩子，爹不能养活你们

了。”說完這句話，把我們推开，一头栽到水井里。好心的街坊邻居們，把他救上来，都来劝說：“你死了，撇下这些孩子怎么办？要想得开，日子不能光这样。”

在紅泥崖住不下去了，全家又要着飯到了张兰村，找了个破园屋子住下了。白天出去要飯，晚上就在这間小破屋过夜。住了不几天，被小丰堂的地主湯文坡知道了，說这是他的园屋，又要撵俺走。那时已是十冬腊月了，全家人上下挂单，沒有一床棉被，往哪儿走呢！托人求情，地主才允許在这住下，但必須給他看着山林。好歹在这里要着飯混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俺全家趁要飯回来的空在河滩里开了点荒地，种上了谷子。娘說：“孩子，等收了谷子做頓小米干飯，叫你們吃个飽。”听到吃干飯，俺姊妹們都高兴得了不的。好容易盼到谷子熟了，刚把谷子收到家，地主湯文坡就領着家丁气势汹汹地来了，非要俺把谷子給他送去。俺不給他，他就大罵道：“他媽的，癩蛤蟆还想吃天鵝肉，你們这窝穷鬼，还想吃谷子！开荒給我破了风水，不罰你就算便宜了。今天就給我滾！”說完，就把俺一家人赶走，把谷子全搶去了。全家人个个怒火心中烧，可是，和这些豺狼有什么道理可講！

到处流浪的日子还是沒法过，我十三岁那年，就以六吊錢卖給了宅科村一戶貧农当了童养媳，十五岁就成了家。两口子，住着一間漏天的房子，种着一分八厘地，还是要飯吃。一年以后，生下了一个孩子，用破衣服包了包放在炕上，就出去要飯。在这里还是过不下去，一家三口人又流浪到上水

峪，俺丈夫給富农陈德洪扛活，我抱着孩子要飯。在上水峪住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五口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有一年，丈夫給陈德洪干了一年活，最后只給了一斗谷子，里面有一半是秕子。我心里不服，就壮着胆子去找他。这一下子可惹下了大祸，陈德洪看我竟敢找上門来，拿起劈柴沒头沒脸地就来打我，并說我丈夫偷了他的谷子，又把丈夫打了一頓。谷子沒要成，两口子都挨了打。这里住不下去了，第二年春天，一家大小又要飯回到宅科村老家。回家不久，大孩子就餓死了。大的死了，小的待些日子也餓死了。有一次，我跑了整整一天，沒要着一点吃的。傍晚，在路上要了两个烂甜瓜。到家一看，四岁的孩子炕上餓得直哭，伸着小手要吃的，那孩子餓得狼吞虎咽地把瓜吃上了。半夜醒来一摸，孩子的肚子鼓胀胀的，渾身冰涼。这时外边正下着大雨，想看看孩子，沒有火柴，也沒有灯，等到从邻居大娘家里借了火柴来，划着一照，孩子早已經死了。就这样，我生了六个孩子沒养活一个。

穷人翻身得解放 党的工作記心上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以后，經過反奸訴苦、土地改革，貧苦农民翻了身，分到了房屋、土地、农具、耕牛，这才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我在旧社会受了半輩子的苦，也最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只要是共产党所号召的事，我都积极响应，凡对穷人有利的事，我都积极参加。

解放后的第二年，上級号召参军，我第一个动員丈夫去

报了名。男人们去参军、支援前线去了，我就领着妇女在家站岗放哨，拥军优属，慰问伤病员，领着搞生产。大伙看我各项工作都抢在头里干，就选我当了妇救会长。有一次，一个军属的孩子得了急病，我就翻山越岭，不分黑夜白天去请医生，取药，群众称赞说：“你也是个军属，村里应该照顾你，可是你还给别人东奔西跑。”

一九四七年秋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们的兵工厂要转移，就把炮弹分散到各村的基本群众家里保存。我也分到了三箱，已经藏进了地窖子里。可想了想，又觉得不稳妥，放的时间长了，炮弹非受潮不可。于是，又把自己的箱子腾出来，把炮弹箱子装上重新藏好。有一次部队路过俺村，我就主动地帮助一位女同志背着孩子，拿着行李。谁知刚送出十几里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又打枪又扔炸弹，我怕打着孩子，就赶快把他藏在洞里，自己在洞外，用身子护着他。

为集体为大家的事，总觉得自己应该多出些力。一九六二年夏天，有一次下大雨，水库涨水了，我当时考虑的不是先搬自己的家，而是先到水库上抢救大队准备盖房子的三十多根梁檩及门窗。雨下的又大又急，当我跑到水库时，水已经半人多深了，梁檩都在水库里漂荡。我和几个社员不顾一切危险，一根一根地捞上来了。一九六三年春天，队里有一头母牛要生犊了，我想：牛带犊要安静，如果和别的牛喂在一起，撞来撞去，容易出危险。于是，我就主动与队里商量，把牛牵到自己家里喂着。这头母牛是第一次生犊，生了小牛，母牛不让她吃奶。我就按时把大牛绑在树上，再把小

牛抱在大牛怀里慢慢認奶。这样，一直弄了一个多月。又有一次大队的一头母羊遇上难产，光出来了两条腿，身子下不来。放羊的社員急得沒了主意。我听说以后，马上就跑去了。有的人见我去了，就高兴地說：“看，‘接生員’来了！”我一摸，小羊已經死了，再不扒出来，大羊也要死，我什么也顧不得了，挽了挽袖子就把小羊扒出来了，救活了大羊。

对国家征購的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我也积极帶头想法完成。一九六二年上級号召卖救灾粮支援灾区，有的人就說：咱是水庫区，口粮紧，哪有粮卖。这时我思想上也有了斗争，可是，我想到旧社会穷人遇灾荒，家破人亡；新社会阶级兄弟是一家，一地有困难，大家来支援。所以，我就把自己家里的生活打得紧紧的，卖出粮食一百五十多斤。社員們也都提高了認識，全村很快就多卖了二千多斤救灾粮。

解放以来，党一直不断地培养教育我，使我提高了阶级觉悟。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所以能作出这点成績，也是党对我的教导，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記的。在党的关怀和社員的支持下，我担任着大队妇女主任和大队貧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現在，我的工作还有很多缺点，今后一定永远听党的話，永远不忘本，把党的工作做好，坚决革命到底！

牢記階級仇

山東省貧農下中農代表會議代表 李玉花

我是陵縣宋家公社小河涯村人。解放前，我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剛記事時，全家六口人，爹、娘、姐姐、兩個妹妹和我，種着六畝半碱場涝洼地，收成寥寥，只得靠要飯過日子。要一口吃一口，要不着就瞪着兩眼挨餓，經常是三尺腸子閉着二尺半。日寇、漢奸、地主天天討捐要稅，催租逼債。在我八歲的時候，爹被逼得走投無路，下了關東。爹一走，剩下我們娘兒五個，日子就更艱難了。娘整天沿街要飯，一家人總也吃不飽，個個瘦得皮包着骨頭。窮到這般田地，可是敵人還天天設法在我們身上敲骨吸髓！

橫禍飛來 土地被奪

日寇殺人放火，漢奸橫行霸道。一天，偽村長李書義，領着兩個狗腿子，到俺家對娘說：“‘皇軍’派下款來啦。一畝地七斤小米，你是六畝半地，得納四十五斤半小米。”娘一聽，吓了一跳，五口人二十多天沒見粒糧食，上哪裏去弄這麼多小米。娘就向偽村長哀求說：“你行行好，饒了我們吧。一家人吃的都沒有，到哪裏去弄那麼多的米呀。四個孩子，個個餓得光剩了一把骨頭架子了。”娘說着，眼淚簌簌

地往外淌。伪村长把眼一瞪，說：“沒有？这是‘皇軍’的命令，少納一粒也不行！”娘气得直打哆嗦。心想：要粮食一粒沒有，要命豁上这一条。于是，就对伪村长說：“我不管是‘黄軍’，还是‘黑軍’，反正沒有粮食！就是打死也沒有！”伪村长气势汹汹地說：“你，你敢罵‘皇軍’，咱走着瞧吧！”

伪村长走了不大一会儿，領来了两个扛枪的二鬼子。一进門，伪村长就罵：“你这臭娘們，不給点厉害尝尝不行！”說着就和两个二鬼子，一齐动手，把娘五花大綁起来。我們姐妹，哭着，叫着，不讓娘走。一个二鬼子一脚把我踢出老远，等我爬起来，娘早叫坏蛋綁走了。

娘被架到汉奸村公所，我們也跟来了。娘被吊在屋梁上，脚底下垫着三块土坯。伪村长、二鬼子呲牙咧嘴，坐在一旁。等了一霎，伪村长把桌子一拍，象驴叫一样，說：“你到底納不納？”娘說：“六亩半地，顆粒未收，拉着孩子要飯吃，哪来的粮食。”伪村长恶狠狠地站起来，嘴里叫喊着“我叫你不納！”一脚把三块土坯踢开了。娘的身子悬在半空里，晃晃悠悠，臉上的顏色蜡黄，豆粒大的汗珠子，一滴跟着一滴。

我跑上前去，抱着娘的腿，大哭大叫。娘有气无力地对我說：“好孩子，放开娘的腿！”那时，我人小不懂事，哪知道抱着娘的腿，更使娘遭罪呀！我刚一撒手，娘的头耷拉下来，昏过去了。

就在这时，地主李清芳假惺惺地跑来了，一进門就說：“咳，我来迟了一步，讓人遭那么大的罪。快，快解下来。欠多少捐稅，我給垫上。”娘被解下来，慢慢苏醒过来了。一看

李清芳在跟前，心里挺纳闷，闹不清他们又要什么花招。

这时，伪村长李书义说：“看在李清芳的面上，放你回去。滚吧！”说着，两个二鬼子就连打带踢地把俺娘儿们推出门来。

我扶着娘，一步一挪地往家走，娘边走边念叨：“不对呀！伪村长、二鬼子，那些狼心狗肺的坏种，怎么能白白把我放回来？李清芳跑来干啥？他们这又出的什么坏点子？”

起先，我还寻思，幸亏李清芳讲情，才把娘放回来，心里挺感激。可是，听娘这么一说，我也纳闷起来了：到他家去要饭，不是打就是骂，怎么今天会日头从西边出来，给穷人讲情呢？

坏蛋的诡计终于暴露了。原来，俺有一块地，三亩半，和伪乡长李玉荣的地紧挨边。他早就想把那块地霸占去，没碰上机会，没能下手。这回听说，俺纳不上捐，就和伪村长勾结起来，设下圈套，假造文契，让地主李清芳出面说和，企图霸占俺那三亩半地。

俺娘儿们刚刚到家，李清芳就来了。他假仁假义地对娘说：“大妹子，咱是老街坊邻居，我不能眼看着你受罪。这么办吧：我借给你三斗粮食，你用一斗半纳捐，那一半留给孩子吃。”娘一时心慌意乱，猜不透他的鬼点子，可知道借地主的粮，就好比拿绳索套住自己的脖子，早晚得勒死。于是，就急忙对李清芳说：“你的情俺领啦，可是粮食不能借。借了，以后拿什么还你？”李清芳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伪村长李书义，手拿着假文契，气冲冲地闯进俺家，二话没说，就捧着俺娘的手，硬逼着在假文契上按了手印。

就这样，伪乡长李玉荣，用三斗粮食的代价，把俺那三

亩半地霸占去了。

捐稅逼人命 全家遭折磨

那三亩半地被伪乡长霸占去以后，娘成天唠唠叨叨，沒精打采，就象疯子一样。剩下的一斗半粮食，一家人吃糠咽菜，沒舍得吃。沒等几天，伪村长李書义又来催捐逼稅，又把那一斗半粮食搶去了。

日子实在沒法过了，娘狠了狠心，把十四岁的姐姐卖了。

一天，娘从外面背回来两斗谷子，这就是卖姐姐的身价。当时，姐姐和我都不知道。心想：兵荒馬乱，除了財主，家家穷得要命，娘从哪里借来这粮食呢？

在吃飯的时候，姐姐就問娘：“你从哪里弄来的粮食？”姐姐一問，娘沒答話，就先哭了。姐姐看娘哭，猜个八九，就对娘說：“用我換二斗谷子，也脫不了餓死，死就死在一起吧。我死也不离开娘。”娘哭，姐姐哭，我和妹妹也跟着哭，一家人哭成了一团。从此，姐姐餓上加愁，就病死了。

姐姐死的这一年，我才十岁。娘怕我也餓死，逼得把我送到黃格庄地主张恩慈家当了了头。在他家，活儿有的做，飯可沒的吃。成天抱孩子、洗尿布，一时也不得閑。到吃飯的时候，总是叫我在外面等，等呵，等呵，直等到人家都吃完了，才給我一点剩飯剩湯。少喝点，餓得不好受；多喝点，涼得肚子疼。在地主家两个月，沒吃过一頓热飯，更沒吃过一頓飽飯。

一天，我餓得肚子吱吱叫，看看眼前沒有人，伸手抓了一把鴨食往嘴里填。哪知地主正站在我身后，見我吃鴨食，

拳打脚踢，把我毒打一頓。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悄悄地跑回了家。娘見了我，又惊又喜。我哭着对娘說：“娘，我跟你耍飯吃，死也不回地主家了。”娘寻思，在家也得餓死，就劝我再回去。我硬是不去。娘生气了，举起笞帚疙瘩就要打我，刚举起来，又慢慢放下了。娘不忍心哪！

第二天清晨，我滿眼噙着泪，离开了娘，又回到了地主家里。一进門，地主婆迎面就罵。罵累了，就把一大堆尿布、衣裳摔給我，說：“快去洗干净，洗不淨就打死你！”

天哪！我这个瘦得大风一刮就会倒下去的孩子，一下子怎么能洗这么多的衣裳啊！可是不洗又不行。我吃力地把衣裳搬到河边，一件一件，一直洗了一晌午，总算洗完了。

我把衣裳晾起来，地主婆就一件件翻来复去地眼看鼻聞。发现有沒洗干净的地方，就嗷叫一声。等看完聞完，就拿起笞帚疙瘩沒头沒脸地打我。笞帚疙瘩打散了，就再换一个。我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掙扎着往家跑。不巧，跑到半路上，又被地主儿子截住了。地主儿子正領着狗东窜西窜，他見我一瘸一拐地往家跑，就領着恶狗，向我扑来。我的腰、腿被狗咬了好几处伤，鮮血直淌。

我好歹奔到了家里。一进門就扑在娘的怀里，嚎啕大哭。娘見我滿身是伤，血还流着，也嗚嗚哭起来了。娘說：“世上大路小路数不完，怎么就沒有咱穷人的路一条！”娘抓了把灰土，用块破布把我的伤一处一处包起来。娘又劝我回到地主家，我一进門，地主婆就象恶狼一样地嘶叫着，要我

跪下。我没有罪，为什么要给地主下跪！我不跪，她就从腰里掏出来一把明晃晃的刀子，直朝我刺来。我叫了一声，用尽全身力气，抓住她拿刀子的手。我年纪小，哪有她的力气大。她拨开我的手，就一刀子插进了我的右手，手被捅穿了，鲜血滴滴嗒嗒的流在地上。

地主婆砍伤了我这只劳动的手，至今还留着一个深深的大伤疤，两个指头僵硬了，伸也伸不直，握又握不紧。

我受不了这个罪，就逃出地主的门，又拿起了讨饭棍，跟娘要起饭来。

我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听街坊说，爹从东北回到了河北省的连镇车站。娘听说，高兴得了不得，领着我们姐妹三个去接他。就在我们离开家的那天夜间，家中失盗了，锅碗瓢盆丢了个净光。

爹回家一看这种情景，心象刀绞一样难过。在家里混不下去，就雇给人家当杂工。

这年夏天，日本鬼子到处抓人修炮楼。爹没有去，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把爹捉去，打得皮开肉绽。抬回家来，只剩一口气。幸亏穷爷们帮忙，这家给一口饭，那家给半碗汤，爹好歹养好了伤。

我已是十五岁的闺女了，还天天讨饭吃，爹娘觉着不大方便，就商量着给我找了婆家。我上婆家不几天，俺爹和娘就领着两个妹妹，第二次下了关东。

我婆家也很穷。婆婆、丈夫和我三口人，只有一亩半地。丈夫成年给地主打短工，我和婆婆拾柴、讨饭，还是过

着飢寒交迫的生活。

飲水思源 不忘國家

一九四五年，我十七歲了。一天，我在坡里拾柴，遇着一個中年婦女。後來才知道，她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她和我坐在一起，親親熱熱，問寒問暖。我把我的苦難身世對她講了。末了，她對我說：“咱們窮人翻身出頭的日子快到啦，共產黨、八路軍開過來，就要領導咱窮人，鬥地主，分田地，鬧翻身。”打這以後，我就白天黑夜地盼望着共產黨來，心裡覺得有了盼頭，幹活的勁兒也大啦。

一九四六年，我日夜盼望的共產黨、八路軍來了！小河澗村解放了！

黨領導我們窮人鬥地主，鬥惡霸，土地還了家。我也當了婦女主任。俺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

一九五四年，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我的心真象樂開了花。黨啊！是你把我這個在舊社會要飯的苦孩子救出了火坑。我要堅決聽你的話！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傳到了小河澗村。我聽了就象吃了一付清涼劑那麼痛快。我們決心聽毛主席的話，辦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一九五八年，社員們又歡天喜地的加入了人民公社。這時，我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

幾年來，在集體化的道路上，我們貧下中農兄弟，在黨的領導下，與階級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維護了集體，堅

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虽然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我們坚决听党的話，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依靠貧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依靠集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沒有向上級伸过手，要过一粒粮食。

近几年来，我們大队年年丰收。丰收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还是很尖锐的。一九六二年小麦获得大丰收。社員看到那一堆一堆象山一样的黄澄澄的粮食，心里都喜恣恣的。有些人就盘算着自己如何多分点，忘記了国家。如有的人說：“小麦丰收了，得先尽着社員需要，再考虑国家征購。”我說：“咱不能这么办，丰收不忘国家，得先国家后社員。”为了这个事，在貧农、下中农会上，我提出“是先国家、后个人，还是先个人、后国家”这个問題，讓大伙討論。会上，大家列举了很多事实說明了丰收不能忘記国家，忘了国家就是忘了根本。并且一致表示：要先完成国家的征購任务，再集体，后个人。貧下中农的話，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又用他們的这些話，去教育其他社員群众，終于統一了思想，胜利地完成了征購任务。

現在，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但是党和群众对我的希望却很大，选我担任公社貧农下中农协会委員，县政协委员，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等。我一定要积极努力，站稳无产阶级立場，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事业，貢獻我的一生。

回忆对比 党比娘亲

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 刘玉秀

在旧社会，咱们劳动妇女受的苦最多，遭的难最深，许多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人是不知道的。我今年六十八岁，经过了清朝、民国两个黑暗时代，今天走上了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再看看如今的青年，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的家是昌乐县馬宋公社寺后大队。我是泡在苦水里长大的，从小跟娘要饭。记得九岁那年，要饭时叫地主的恶狗拖倒，头上咬了个大窟窿，昏了过去，苏醒过来才知道娘把我搂在怀里哭得死去活来。要是现在，谁受了那么重的伤，还不得赶紧送医院，好好养上几天！可是那时穷人别说治不起，连在家里养伤都养不起，一天不去要饭，就得歇起牙来。我十二岁上，娘为了叫我出去自己混饭吃，送我到俺庄大地主刘乐仁家抱孩子。抱了十天，就挨了地主老婆三次打。每一次都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把个笤帚疙瘩都打断了。最后一次打得我身上三道血口子，血从背上流到脚后跟。您知道为的什么？就是为的我去解手时把她的孩子放在地上站了站。我哭着跑回家去，俺娘见了心疼，就去找地主老婆，问她：“俺孩子有什么大不是，你把她打得那个样？”地主老

婆把眼一斜楞說：“你爰来，打死活該。”俺娘一看地主老婆不講理，說啥也沒有用处，为了飯碗，忍受了这一口气。俺娘跑回来合着眼泪劝我說：“孩子，你还是去抱吧！”我哭着說：“我不，跟娘去要飯，叫狗吃了也不去了。”

还是我九岁那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一点吃的也沒有了。沒法子，我爹托人作保借了地主刘乐仁家两吊錢，彘了点高粱，掺上菜熬了一鍋粥，年三十夜里点上灯，一家人围着鍋喝了。俺弟弟喜得閉不上嘴，滿街和人說：“俺家过年点上灯了，还喝了粘粥。”哪知道，借了这两吊錢，全家人就掉进苦海里了。两吊錢在地主的算盘上利滾利地长起来，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滾成了二百吊。地主逼着还賬，还不上就要俺那間小屋来抵。那是間什么屋啊！除了个小炕剩不下多大点地方，晚上睡覺，一家八口人身子躺在炕上，腿脚得伸在炕外。可是連这么个放要飯棍的地方，眼看也要保不住了。我爹实在沒办法，打譜把我卖了还賬。那时我已經懂事了，哭着不愿意。爹两眼含着泪劝我說：“孩子啊，不是爹狠心，卖了你把咱这間破屋保住，往后你要是能回来看看，俺都出去要飯了，你还有个等着的地方。要不，你上哪里去找你的爹和娘啊！”过了几天，我爹把我卖给一个四十七岁的老头子。他来相我时，我身上还没有件褂子，光着脊梁，沒法，俺娘就出去借了个破褂子給我穿上。又过了几天，爹到婆家去拿錢。头一趟，用小車推回一百吊銅錢，沒进庄就被地主的狗腿子截了去。俺娘一看他空着两手回来了，就問：“咱卖了閨女，你怎么一个錢也沒拿回来？总得讓閨女吃上頓飯再走啊！”第

二趟去推时，爹从卖我的钱里，象偷别人似的拿出两吊，埋在村外沙滩里，背着地主买了点粮食回来。狠心的地主一查钱不够数，又派狗腿子到俺家把煎饼鏊子揭了去。我出嫁的那天，娘熬了一锅粥，两手哆嗦着给我盛上一碗，说：“孩子，喝饱吧，这是你的血和肉啊！”我听了，哪能喝下去，呜呜地哭。我一哭，爹娘也哭，一家人哭成一团。我走后第四天，娘就活生生地气死了。撇下个刚会说话的小妹妹无人照管，只好送给了人家。又过了几年，爹爹、妹妹和大弟弟也都饿死了。没有饿死的那个小弟弟，后来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俺娘家就这么家破人亡绝了户。

婆家和娘家一样穷，过门三天就断了顿，我又拾起了要饭棍。男人典种人家二亩薄地，出力不小，见不着什么，收点粮食不够给官府拿捐税的。国民党的保长、甲长常上门催，还说：“锅底下没长蜘蛛网就得拿款。”捐税拿不上，连典种的二亩地也没有了。说起穿的来，就更没法提啦。过门时我穿着一件褂子，就是这么一身，再没有件替换的了。脏得实在没法，就在黑夜脱下来洗洗，不等干，第二天再穿上。进了腊月门，我还是这一身单褂子，出去打水，瞎子大娘们见我冻得哆哆嗦嗦的怪可怜，对我婆婆说：“您家媳妇腊月天穿单褂，可别把她冻煞。”婆婆到我小姑家去讨了一个穿了十多年的补钉罗补钉的棉袄表给了我，又去求亲告友讨了点烂棉花套子叫我絮起来。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哪里会做，把烂棉花铺上，一翻滚成个蛋了，一面做着，一面掉眼泪。邻居一个大伯嫂子可怜我，帮着我翻了过来。在帮着我

引綫的時候，覺着有的地方扎不進針去。一看，原來是那些地方叫我的眼淚濕了。她叫我晒干了，好歹幫着我做了起來。別看這個棉襖破得不象樣，可是我很知足。過門以前，我有八年沒有穿過棉襖了。如今看看青年婦女們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就對她們說：“你們這是生在福甬里了，可別不知足呀！”

如今興婚姻自主，青年人太幸福啦！這樣的好日子我可是一天也沒撈着。我過門的時候才十五歲，俺男人王鳳安四十七歲了，比我整整大三十二歲。我剛到他家，看見他那個胡子拉杈的老樣，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他也是個受了一輩子窮的好人。他長到十八歲了，還不知道穿鞋是個什麼滋味，冬天赤着腳給地主放牛，牛拉了屎，就趕緊把腳插進去暖一暖。二十八歲了，還沒說上個媳婦。財主們嘲笑他說：“這家人家沒有個放錐子的地方，眼看就要窮斷根了。”他憋着股氣下了關東，在大森林里伐木頭，拼死拼活干了十八年，攢了幾個錢。回來典了二畝薄地，又買了我，就花光了。當時有人勸我說：“你跟了他，要人沒人，要日子沒日子，圖什麼！不如趁你還年輕，早早跑了另找個主，要不，他半道撇了你，想再找個主也沒人要了。”我心里話：“他也够苦了，我要是跑了，他不得苦煞。我死也要和他過下去。”可是在那年月里，左思右想，總覺得活着沒個盼頭，夜里眼淚止不住地流，把枕頭都濕透了。

說起我從前受的苦來，再說上兩天兩宿也說不完。我這一輩子生了十個孩子，共合吃了六個雞蛋。生了孩子不到三

天，就得拉起棍子出去要飯。要点东西自己还舍不得吃，省着来家伺候婆婆，分給孩子。我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家里什么也沒有。有一天，餓得实在沒法了，孩子他爹用两个銅板买了三根黃瓜来家。人家告訴我，月子里不能吃涼东西，我哪顧得这些！我这十个孩子，只活了三个，那七个，叫日本鬼子害死了两个，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了一个，一个病死了，一个餓死了，一个冻死了，一个晒死了。老三死那年就十六岁了，他被迫給国民党反动派去出差，叫他們一杠子砸到要紧处，回家第三天就死了。老四死的时候才五岁，是跟着我躲鬼子藏在河沟里，他餓得哼哼哭，我怕鬼子听見，連累着别人，就用手捂着他的嘴，沒想到，鬼子过去了，一摸孩子也憋死了。老五是他爹背着躲鬼子的飞机，跌倒摔死的。活着的三个儿子，也是从旧社会刀山上、油鍋里逃出来的。老大，能給人家干活掙口飯吃了，就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解放的前一年，他偷跑出来，回家一連臥了半年炕洞，直到咱解放軍来了才敢出头。后来他参加了咱自己的队伍。老二志气大，他十四岁那年就离开了家，临走时和我說：“娘，咱穷人在家里也沒有出头之日，我出去当兵吧，看看誰的队伍好就跟誰干。”一去十多年沒个音信，我只当他不在人世了，沒想到解放后的第二年，他从貴州捎回信来。这才知道他已經当了人民解放軍。最小的儿子今年二十六岁，一九六二年才从部队复員回来。

我常和孩子們說，咱这家人，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早不知道死在哪里了。解放了，咱是苦去甜来，从地下上了

天。我覺得共產黨、毛主席比親娘還親。親娘在舊社會里被地主逼得沒法還賣了我，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救了我。我家里挂着三張毛主席像，我看見毛主席的像，就渾身是勁，光想干活。我從參加互助組到當婦女隊長，不論什麼活都是跑到頭里干。麥收時，領着婦女收麥子；秋收時，天不亮我就起來掃場、軋場。您別看我今年六十八歲了，可是我覺得越活越年輕，干活滿有勁。大家說我是個“老青年”。隊里的“五保”戶，我也常去照顧他們。過年時，我都是先去幫着他們包好了餃子，再回家包自己的。有些人勸我說：“你是軍屬，又這麼大年紀了，該別人照顧你了。”我說：“這不行，只要能動彈，我就要干。”大家看我響應黨的號召，事事帶頭干，一九五九年選我為全國烈軍屬模範和省政協委員。我現在能得到這樣的榮譽和幸福，真是從心里感謝黨，感謝毛主席！我要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堅決把革命干到底！

藕灣头惨案

山东省貧农下中农代表会代表 李存仁

亲人鮮血流地，階級仇恨燒心，我永远忘不了藕灣头的大血案。今天，我要控訴万惡的旧社会，控訴吃人不吐骨的地主惡霸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祖祖輩輩欺压我們，剝削我們，杀害我們。光是一九四七年那一場大血案，就杀了我們七十八个亲人。鮮血，洗亮了我們的眼睛；仇恨，刻在我們的心上。

滿腔悲憤忆当年

藕灣头村，在萊西县沽河岸边。解放前，俺村有二百六十来戶人家，两千六百多亩地。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乡长、保长有二十来戶，他們却霸占着一千多亩好地。貧农和下中农一百四十多戶，有土地不到五百亩，只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就这样，地主富农还看着眼紅，想尽千方百計将貧苦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土地搶去。他們剝夺农民的土地、財產的花样无奇不有，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来。

俺村大队党支部書記徐国仁，解放前在烟台当木匠，拼死拼活地能掙几个錢，家里种着四亩多地。反动保长李維本眼紅了，就出了个鬼点子，說是要拔兵，硬逼着徐国仁的老

婆去抓鬪。刀把子在人家手里呀，哪有穷人的好事。徐国仁的老婆只好被逼去抓鬪。

徐国仁的老婆哪里知道人家的“鬼八卦”早就摆好了。她无可奈何地抓起了一个纸团，递给了反动保长李维本。其不知反动保长的指头缝里早就夹着一个纸团了，他接过来，随手一糊弄，把国仁老婆抓的纸团丢掉了，把指头缝里夹着的那个拿了出来。当众敞开纸团，那还不准！于是就逼着国仁的老婆交人当兵。没有人，就拿钱雇兵。其实，拔兵是假的，霸占东西才是真的哩。徐国仁家共合不到五亩地，硬逼着卖了四亩，还被抢去了粮食和家具。屋里屋外，就给留下一张破桌子和一个破柜子。

土地没有了，家里的东西光了，丈夫又不在家，国仁老婆为了活下去，抱着孩子逃到了娘家。可是强盗们还不肯罢休，又把徐国仁分居多年的二哥绑了去，硬逼着徐国仁的两个哥哥拿出了两千五百块钱。

再说我自己，一家六口人，种着五亩来地，当中有二亩是祖塋地。那时，捐税多的象牛毛一样，反动保长、乡丁，还有汉奸、国民党兵，整天你出来，他进去，催捐逼税，纳也纳不完。一九四一年，全家人都挨饿，哪里还有钱、粮交捐税！没的交，地主就逼着卖地。卖净地，人家不要，非得逼着卖那块祖塋地。反动保长还恶狠狠地说：“再交不上捐税，就把李存仁绑来押监狱！”押监狱，是有死无活啊！一天，汉奸队又来催捐逼税，我一家老小跑到坡里趴了一整天，连口水也没沾沾嘴唇。晚上回到家里，爹对我说：“孩

子，賣地吧！豁上賣淨了也不能叫你去挨折騰。”就这么着，我們含着眼淚賣掉了那塊祖塋地。塋地有坟，買主逼着起尸骨。我領着孩子到塋地，一把淚水，一把白骨，心里難受的說不出話來。在反動階級統治的舊社會里，窮人死了也不得安身啊！

賣了一畝二分祖塋地，好歹交上了捐稅。剩下的幾個錢買了三升谷子。我一家人就靠着这三升谷子，混了一春。死不死，活不活，熬到了過麥。到了麥季，心想能收上一點麥子，全家人也好吃上一頓飽飯！哪知道盼來盼去又是一場空，打了四斗麥子，反動保長催捐，又給一鍋端了。

千條道，萬條路，都是勞動人民走出來的；千畝田，萬畝地都是勞動人民開出來的。可是在舊社會，地主、惡霸和國民黨保長，明搶暗奪，把咱窮人剝奪個淨光，逼咱窮人給他們當牛馬。藕灣頭村有三十戶外出討飯；十八戶給地主扛活；五十一戶外賣苦力；十九戶下了關東；還有幾戶逼得賣兒賣女，妻離子散。這就是藕灣頭村過去的悲慘景象。

初見晴天鬧革命

一九四五年，萬道金光趕跑了滿天烏雲，藕灣頭村的人民盼來了救命恩人共產黨。祖祖輩輩被反動派踩在腳底下的貧苦農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挺起了腰杆，進行了反奸訴苦，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惡霸和國民黨鄉長、保長。把他們霸占去的土地、財產奪回來，分給了貧苦的農民。但是，反動階級狼心不變，他們暗地里成立了一個“富

党”，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坚决与人民为敌。

一九四六年正月底，村里补选农救会副会长，敌人抓住这个机会想夺农救会的印把子，就把反革命分子叶宝年抬出来，要叫他当农救会副会长。当时贫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没有上他们的当。

敌人阴谋未逞，死不甘心。他们一计不成生二计。于是到处造谣破坏，说农救会的账目不清，煽动一部分坏分子跟农救会“算账”，企图夺取村政权。

三月十八日，他们便公开进行反革命暴动。先把在坡里干活的农救会长李江兴抓起来，紧接着包围了住在藕湾头村的区委会。当时，区委会的干部都不在，只有一个文书看家。在这紧急关头，村里的两个民兵挺身而出，提着枪就往区委会的院子里跑。一进大门，反动保长陈凤吉、李维纲，还有狗腿子陈文山等，一齐扑上来夺民兵的枪。民兵连放几枪，才把他们镇住，没有把枪夺去。

这时候，十四岁的叶忠祥看到敌人作恶，情势紧张，就撒腿跑着去报告区武装部的徐植训同志。徐植训同志接到报告，立刻带着民兵向区委会赶来。反动保长陈凤吉假装笑脸迎上来，点头哈腰地说：“二叔！大伙正在里边跟李江兴算农救会的账呢。”徐植训同志见敌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不由得心头火起，他嘩啦一下把枪推上顶门火，大喝一声：“陈凤吉你老实点！”

徐植训同志和几个民兵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派人飞快出村，报告了住在外村的区武装部长，又给周围几个村的联防

民兵送了信。一頓飯的工夫，区武装部长和周围村的民兵都赶来了，包围住敌人，平息了这场暴乱。区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了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罪犯。

平息了暴乱，可是斗争没有结束，敌人变得更阴险，更狠毒了。他们表面上老老实实，心里却时刻盘算着变天、报复。

妖雾腥云又重来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又疯狂进攻解放区。敌人逼近了藕湾头村，村里的党支部接到上级的指示，迅速组织群众转移。这时候，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又猖狂起来了。他们在地主、反动乡长姜维邦的阴谋指挥下，建立反动组织，开秘密会议，造谣破坏，诱骗群众不要转移。

七月二十九日，由于时间紧迫，只有党员、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一百五十六人转移出去了，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来不及走，仍留在村里。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反动军队闯进了藕湾头村。他们与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成立了谍报队、特务队，象发了疯的野兽，到处搜索抓人。他们先抓男的，后抓女的，后来大人小孩一起抓。不到一天，就抓走了二百四十多人。这些豺狼，要把俺村的穷人斩尽杀绝。

敌人把抓来的群众，关在黑屋子里，拉屎撒尿不让出门，还不给饭吃。七十三岁的贫农陈庭玉，活活地饿死了。军属邴淑珍，才生小孩二十天，娘儿俩都被抓了去，不到两天，

小孩就死了。匪徒們把抓来的群众挨个儿折磨，鞭子抽、棍子砸、針穿指头、烙鉄燙身、鉄耙拖人、扒心、大卸八块、鋤刀鋤、活埋，等等。什么残酷的刑罰都施出来了。民兵家属徐于氏，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匪徒們用鉄棍打得她渾身皮开肉綻，活活的烂死了。有些妇女的胸膛被烙干了。匪徒們穷凶极恶，罪恶滔天。藕灣头人民在这种残酷杀害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匪徒柳文周和李維俊，毒打共产党员叶春年的母亲，逼問她的两个儿子哪里去了。叶大娘指着匪徒厉声罵道：“你們这些畜生！打死我，我也不說！”灭絕人性的匪徒，用烧紅的鉄鍬烙焦了她的全身，最后又摔下了她的一只脚。

匪徒姜書香用鉄絲穿透儿童团长陈芳山的鼻子，拉着他走向杀人場。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一路上昂着头，挺着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的人民就是这样坚强不屈。妇救会长曲月花，更是硬骨头。任凭匪徒們棍子打、烙鉄烙，她始終咬紧牙关，毫无惧色。反动保长李維本的娘用大針扎她的手指，她两眼里燃烧着阶级仇恨的怒火，逼視得敌人不敢靠近她。她虽然身受重伤，仍然鼓励大家和匪徒們作斗争。她說：“狗东西們长不了。共产党会回来的！咱一定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在她的影响下，群众对敌斗争的意志更坚强了。

曲月花在临死前，撫摸着身边的两个孩子，对姜桂臻說：“桂臻，敌人不会放过我的。这两个孩子交給你吧，等乡亲们回来，給大伙报仇！”

匪徒們在大屠殺之前，又押着一百多名群眾扒出反動鄉長姜維邦他娘和他老婆的屍體，逼迫群眾跪在屍前哭“親媽”，重新入殮。這兩個“母狼”是在反奸訴苦鬥爭中被群眾處死的，群眾一見這兩具“母狼”的屍體，火冒三丈，不哭也不跪。匪徒掄起皮鞭、木棒，狠命地抽打群眾。貧農姜文早就氣炸了肺，他跳起來奪過敵人的鐵鍬就朝匪徒徐植義劈去。一鐵鍬沒有劈准，反被匪徒把他砍倒了。仇恨的烈火在人們的心頭燃燒着，誰也沒有向敵人屈服。

俺村民兵團長、共產黨員李民興，支前回來，不幸也被敵人抓住。敵人零刀割他，割得他血肉模糊。敵人割一刀，他就大罵一句。他大聲罵道：“你們這些匪徒！割死我共產黨員李民興，你們殺不完共產黨，殺不絕天下的窮人！血債要用血來還，你們遲早要完蛋的！”直罵得敵人心驚膽寒，狼狽不堪。

匪徒們殘酷迫害，沒有使藕灣頭村的人民屈服，他們又開始了瘋狂的大屠殺。在八月五日、七日、十二日這三天內，殺害了俺村七十八個親人。親人中，有三十多個不到十六歲的孩子。有六戶被殺絕了。匪徒們用鐵耙拖死軍屬徐好仁後，又把他六歲的孫子從姥姥家搜出來活埋了。當匪徒活埋他的時候，姥姥摟着孩子哭得死去活來。這六歲的孩子昂着頭對姥姥說：“姥姥！別哭，等我爹回來殺他們！”孩子的話，親人听了肝腸裂斷，永遠忘不了這深仇大恨！

永遠不忘階級恨

藕灣頭村人民的鮮血沒有白流，他們的鬥爭終於取得了

胜利。一个月以后，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了藕湾头村，轉移出去的党员、干部、民兵积极分子也都回来了。人們怀着滿腔的阶级仇恨埋葬了亲人的尸体，踏着亲人的血迹繼續前进。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敌斗争，镇压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杀人匪徒。那些逃亡的匪徒，也跑不出人民的法网，在全国解放后也被逮捕归案。共产党給俺藕湾头村的人民报了阶级仇，雪了阶级恨。

从一九四七年到現在，整整十七个年头了。十七年来，藕湾头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走上了公社化的光明大道。我們取得了农业丰收，我們的政治觉悟一天天提高了。可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他們时刻想搞破坏活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們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千万不能忘記阶级斗争，要牢牢攥住咱的印把子，站稳无产阶级立場，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到底

福山县西南山区的杜家崖子村，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但是在解放前，这里却长期被地主、富农霸占着。他们依仗着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任意欺压剥削农民。广大贫苦农民在他们高利重租、苛捐杂税的盘剥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立誓言

杜家崖子村，有两个青少年农民，一个叫王泽普，一个叫王德勋。他俩都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整年累月的辛勤劳动，却都过着忍饥受寒的贫困生活。有一天，他们俩在南山顶上砍柴，一边砍，一边说起贫苦生活来。王泽普气愤地说：“天下竟有这般不公平的事，有钱的地主一辈子不摸摸锄头，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咱穷人整天拚死拚活累弯了腰，一年到头还是挨饿受冻。”王德勋也说起自己一家人，一年到头吃糠咽菜，年老的母亲，脸肿得要裂开，也没有钱治病。他看看头顶上的高山，说：“看吧！咱穷人总会有翻身出头的一天。”两个人越说越兴奋，他们就对着高山上的苍松立起誓言来。

王泽普说：“德勋！咱们都是穷人的孩子，将来不管到

那一步，咱可不能忘了穷兄弟！”王德勋连连点头说：“对！将来只要咱穷人能过上好日子，要咱出什么力咱都干。”

王泽普家贫如洗，祖辈受苦。有一年，他被逼离开家乡，下了关东。他心想，到关东生活也许能好过一点，岂不知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主、资本家都是一路货。王泽普在关东一家煤矿拚死拚活地卖了六、七年的命，在他生病的时候，被资本家一脚踢出了煤矿。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了老家。

这期间，王德勋家的日子同样难熬，他只好到五里以外的大北山顶去开荒，饿了，就拔些野菜充饥。他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开不了几分地。他开一分，种一分；可是收一分，地主就抢一分。他苦苦干了七年，没吃上一顿饱饭，一家八口人，连病加饿，死去了五口。王德勋的妻子饿死了，闺女卖给了人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王德勋只好领着两个男孩子到处讨饭流浪。

王泽普从东北回到老家后，见王德勋落到这般光景，两人抱头大哭，提到万恶的地主、资本家对穷人的剥削压迫，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心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革 命

一九四二年，杜家崖子村来了共产党，贫苦农民见到了太阳。他们个个挺直了腰杆，在党的领导下闹起革命来。

不久，王泽普和王德勋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那天，王泽普同志兴奋得不得了。妻子于秀英问他：“你

今天怎么这样高兴！”王澤普激动地说：“现在咱穷人有出头之日了，就要翻身了，咋能不高兴！共产党是咱穷人的救星啊！要记住，以后子子孙孙都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秀英连连点着头，把丈夫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一九四六年，王澤普担任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王德勋担任了农救会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全村的贫苦农民一起，向地主、恶霸展开了斗争。

那时，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阶级敌人看着风向不对，就千方百计搞破坏活动。坏分子杜昌永，伪装积极，他看着干部的眼色行事，阳奉阴违。村长王有元，是混入党内的兵痞，他盗卖过公粮，不给群众办事。他和杜昌永气味相投，就叫杜昌永担任村里的文书。杜昌永钻进了村政权，就给地主坏蛋通风报信，给他们开路条，让地主恶霸逃跑敌区，破坏杜家崖子村的革命斗争。

乌云再厚也遮不住太阳，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深入，敌人也渐渐地露出了狐狸尾巴。一九四七年春天，为了支援鲁南战役，党支部决定让王有元和村里的民兵一同去支援前线，王有元贪生怕死，半路上开了小差，跑了回来。王澤普和王德勋同志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动员他立即返回前线。王有元表面上不得不承认错误，心里却更加怀恨王澤普和王德勋同志。

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复查时，群众斗争了坏分子杜昌永，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搬掉了绊脚石，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昂起来了。在党的领

導下，王澤普和王德勛同志帶領貧苦農民，向階級敵人開展了鬥爭，吐出了多少年來壓在心底的苦水，徹底斗倒了地主惡霸，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全村人民歡欣鼓舞，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王澤普緊握着窮兄弟們的手，感動地說：“現在咱窮哥們翻身了，翻身可不能忘本呀！咱一定要加勁搞好生產，支援前線！”

“對！咱一定要搞好生產，支援前線，早一天消滅敵人，解放全中國！”大伙興奮地高呼起來。

在這歡騰的日子裡，全村群眾敲鑼打鼓，扭着秧歌，歡慶翻身，歡慶勝利。高山上，田野裡，到處響着革命翻身的歌聲。

被 捕

土地改革鬥爭勝利了。但是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時刻盤算着復辟倒算，進行階級報復。杜昌永自從被群眾鬥爭後，懷恨在心，總想暗害王澤普同志。他腰裡經常帶着裝有石子的布袋，還帶着毒藥“八步斷腸散”，企圖暗下毒手。

一九四七年八月，國民黨蔣匪幫瘋狂進攻膠東解放區。八月十九日，蔣匪軍逼近了杜家崖子村，王澤普同志帶着全村的幹部、積極分子轉移到祝家柞村。蔣匪軍進村後，王有元這個無恥的家伙，公開投靠了敵人，向敵人告密。他領着敵人到處搜索，把我們掩藏起來的大批糧食和物資起走了。他又勾結敵人，密謀策劃，殺害幹部和革命群眾。

由于叛徒的出卖，王澤普、王德勛和民兵指導員呂道長等同志被捕了。

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反革命分子杜昌永帶着一群匪徒把被捕的同志吊在王家祠堂的梁頭上。那些地主惡霸，一個個象瘋狗一樣，張牙舞爪，手持棍棒毒打被捕的同志。杜昌永一邊毒打，一邊狂叫着：“說！村里那些黨員都藏在哪儿？”王澤普同志面對着杜昌永這條瘋狗，心里燃燒着階級仇恨的怒火。他抬起流滿鮮血的頭，用洪鐘般的聲音對敵人痛罵道：“你們這群瘋狗，瘋狂不了幾天了，解放軍馬上就會回來的！”王澤普同志沒有屈服，敵人又來拷打王德勛同志，威逼王德勛說出黨組織的秘密。這個鉄打的硬漢，昂着頭，咬牙切齒，將一口帶血的唾沫，噴在杜昌永的臉上，痛罵道：“等着吧！你們這群強盜今天欠下的血債，不久就要你們用血來還！”

就 义

八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天空陰雲密布，沉雷轟鳴。反革命分子王有元帶着一幫打手，逼着村里的群眾到西北塋子去開會。杜昌永領着一群豺狼般的蔣匪軍，又闖進王家祠堂。經過一夜的拷打，王澤普的胳膊已經被砸斷了，王德勛被打得滿身血傷。敵人一進門，就狂叫着：“走！走！快去開會。”一面狂叫着，一面用槍托子搗着被捕的同志。

這時，王澤普同志已經意識到面臨的一切了。他掙扎着站起來，在走出王家祠堂時，他用一雙炯炯閃光的眼睛凝視

着远处的群山。忽然，他回过头来，向战友王德勛問道：“德勛！咱小时在南山頂砍柴，对着青松立下的誓言，你还記得嗎？”王德勛激动地看了王澤普一眼，果斷地說：“当然記得！那时咱們就說过：只要咱貧苦农民能翻身出头，不受剝削压迫，叫咱干什么都行！后来，是党給咱們指出了斗争方向，是党领导咱們穷哥儿翻了身。”說到这里，他提高嗓音大声喊道：“眼前就是有一百个死，我也不能忘記党的教导！”

听了战友斬釘截鉄地回答，王澤普同志驕傲地笑了。他轉身向反革命分子杜昌永怒喝了一声說：“押我們到哪里去，快說！”面对着正义凜然的王澤普和王德勛同志，杜昌永打了一个寒顫，吞吞吐吐地說：“走！都到西北塋子去！”

王澤普昂着头，又对杜昌永喝道：“你去把我家里人叫来，給我送碗水，我馬上就走！”杜昌永咕嚕着說：“好，給你送点水，打发你上西天。”

于秀英听說丈夫受了严刑拷打，心痛得象刀絞一样。她急急忙忙烧开水，刚要轉身出門，炕上三岁的孩子哇哇地哭开了，他非要跟着媽媽一块去不行。秀英咬紧牙关，忍住內心的疼痛，抱起三岁的儿子，拖着怀孕七个月的身子，跌跌撞撞奔向被捕的同志那里去。她一看見亲人血肉模糊的脸，就扑上去，放声痛哭起来：“孩子他爹，你喝口水吧！”王澤普扶起妻子，摇摇头說：“不要哭，不要在这群野兽面前掉泪！”秀英擦了擦眼泪，悲痛地問：“你！你还有什么話要說嗎？”王澤普同志慎重地从脚上脫下自己沾滿血迹的鞋，交給妻子，再三嘱咐說：“秀英！这双鞋我穿了很久了，鞋帮虽然

不行了，鞋底是非常堅實的。你要收藏着，等孩子長大了，讓孩子穿着它繼續往前走，永遠往前走！”

秀英領會了丈夫的心意，她緊緊把鞋子抱在懷裡，擦乾眼淚，挺直胸脯，下定決心，一定不辜負丈夫的囑托，堅決站起來，干下去，領着孩子繼續走革命的道路。

西北塋子的上空狂風怒吼，濃雲密布。人們被匪徒逼着站在風雨交織的田野裡。大家用仇恨的眼光注視着敵人的動靜。當王澤普和王德勛等同志被匪徒們押上刑場時，人們不由得低下頭抽泣起來。王澤普和王德勛同志昂首挺胸屹立在刑場上。當王澤普同志看到鄉親們低頭垂淚時，他激昂地對着大家說：“鄉親們，不要難過，共產黨員的鮮血是不會白流的！敵人瘋狂不了多久了，大家團結起來迎接勝利吧！”接着，他用自己流着鮮血的腳在地上寫了“革命到底”四個鮮紅的血字。

萬惡滔天的反革命匪徒，把王澤普和王德勛等同志拉到村外的南下河邊，用鋤刀鋤死了。

烈士的鮮血染紅了南下河裡的流水，“革命到底”四個血字鼓舞着群眾的心。人民群眾個個摩拳擦掌，下定決心：堅決踏着烈士的血跡，繼續前進，將革命進行到底，給死去的烈士報仇！

革 命 到 底

王澤普和王德勛等同志被害不久，人民解放軍重新解放了杜家崖子村。杜昌永等這一撮反革命分子象喪家犬一樣，

連夜逃往福山县城。

血債要用血來還，犯下滔天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迟早逃不出人民的法網。不久，人民政府就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王有元，并把他就地槍決了。其他反革命罪犯也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我人民政府逮捕法辦。首惡分子杜昌永，雖然改名換姓，到處潛逃，也終於在東北密山縣落入人民的法網，一九五三年被人民政府依法槍決了。

事情已經過去十七年了。在這十七年中，杜家屋子村的人民，牢記着烈士就義前用鮮血寫成的“革命到底”四個大字，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先烈的後代正在茁壯地成長，他們穿着用父輩鮮血染紅的鞋，繼續走革命的道路。

王澤普烈士的兩個兒子已經在黨的哺育下長大成人。十七年前，對於王澤普同志的妻子于秀英來說，是個多么艱難的時刻啊！但是，她牢記着丈夫的囑托，堅決把孩子養育成革命的接班人。在革命最艱苦的日月里，她一心為革命，一心向着黨，她自己吃糠咽菜，把節約下來的糧食支援前方。王澤普烈士的兒子王植忠兄弟倆在母親于秀英的教育下，從小就恨透了階級敵人。他們衷心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王植忠高小畢業後，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回鄉參加了農業生產勞動，擔任共青團村支部的宣傳委員。他勞動帶頭，工作積極，團結社員把生產搞得好，群眾都夸奖他說：“這孩子真象他爹，能給咱群眾辦事。”他自己也常勉勵自己說：“我爹為革命犧牲了，死得有骨氣，我一定象爹那樣堅決幹一輩子革命！”

王德勛烈士的儿子王澤堂，是含着階級仇恨長大的。一九六四年他被選為貧農下中農代表，光榮地出席了山東省貧農下中農代表會議。提起父親犧牲時的情景，他熱淚滾滾，無限悲憤地說：“過去的血海深仇，我永生不能忘記！我爹被那些反革命強盜慘殺以後，我和弟弟抬着爹的屍體去埋葬時，爹的血還一滴一滴地滴在我的腳上。俺是在血海中泡大的，怎麼能不恨透階級敵人呢？俺是黨撫養長大的，俺從心眼里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我堅決聽黨的話，永遠不忘階級鬥爭，堅決革命到底！”

杜家崖子村的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在階級鬥爭的激流中，不斷前進着，新的革命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牢記着烈士用鮮血寫成的“革命到底”四個光輝燦爛的大字，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中共濰山縣委辦公室整理